

祈愿
李昊天
摄

问完月亮问太阳

司马小萌

你肯定知道那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吧?老掉牙的歌了,词曲很“走心”。如果吹牛不上税,告诉你,梦中我都能演唱“完整版”。想当年,每逢卡拉OK,此歌必点。

记得有一回,我们一些记者在公路局培训中心吃饭。看大家“吃兴”未尽,我就跑到台上,拿起麦克风高歌一曲。结果你猜怎么着?在场的《北京晚报》老总编李炳仁,一口咬定“放的是磁带”。

不管李总是真是假,反正现如今,俺是“高音上不去,低音下不来”。至于梦中能唱“完整版”之类,绝对“信口开河”,当笑话听听就好。但是,那天看到《保定晚报》一篇散文的标题,还是把我这个“小江湖”震住了——《你去问问月亮吧》。

天哪,问月亮?月球与地球的平均距离是384403.9千米。它听得见吗?你问得了吗?亲爱的作者,我宣布:你,浪漫得不可救药!

多少世纪,这颗皎洁清纯的玉轮,带给人类憧憬与遐想。望明月,思故乡,念亲人,诉衷肠,已成祖祖辈辈绕不过的习惯。多少夜晚,我们摄影人寻月而去,虔诚地为它留影。圆圆的月,弯弯的月,盛满了人类的想象。用相机摄,拿手机拍,爱之所至,心之所往。

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,围绕地球旋转40多亿年,一直兢兢业业,从不“擅离职守”。月球表面,布满了由小天体撞击形成的坑坑洼洼。想到它不止一次为地球“挡子弹”,就心存感激。

不过,我更想写这样一篇文章,标题是——《你去问问太阳吧》。

天哪,问太阳?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149597870千米。它听得见吗?你问得了吗?亲爱的自己,我宣布:你,浪漫得不可救药!

不管承不承认,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无论清晨还是傍晚,无论晴朗还是阴霾,只要有一丝可能,它总是努力“露一小脸”:送点光亮,给点热量,加能量。缺钙的,补补钙;心情阴郁的,好歹不会“雪上加霜”。

不管承不承认,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每天早起,看着它大大方方从对面楼顶升起,我就不由自主行“注目礼”:我们这些子民,从来不曾奢望什么都拥有,但可以骄傲地说:我们拥有太阳!

2022年元旦到来的时候,我给某报摄影版发去一组照片《我的太阳》。我写道:用2021年拍的太阳,送给2022年的太阳。新年伊始,郑重道一声:“你好!”

太阳已经熊熊燃烧46亿年了。为太阳系各个星球也奉献了46亿年,绝对“劳苦功高”。太阳核心所剩的核燃料,据说还能再燃烧50亿年。那么,它能继续供给地球多久呢?专家们根据科学公式推算出:10亿年。理由是,太阳正变得越来越热,最多十亿年,它的温度和热能,就能把地球变成寸草不生的荒凉行星。

未来相当不妙。但那时的人类应该早已有了新的落脚点,咱们不必“杞人忧天”。

就着眼于当下吧。2021年过去了。如同2020年,世界不易,中国不易,你我不易。而2022年,一切未知。世界继续迷茫,中国有些迷茫,你我难免迷茫。但不管世界好与坏,都要自珍自爱,努力抖擞澎湃。

那天《扬州晚报》老朋友朱广盛拿我开涮:“全媒体转型的路径在哪里?请看司马老师,报,网,端,微,抖,一个也不少!”

我知道是调侃。咱不过在报纸上写写文章,发发照片;时不时做做公众号,发个抖音什么的。不过,“活着干,死了算”这句豪迈的“糙话”,俺始终奉为信条。

曾经读过《燕赵晚报》杜世国一首诗,懵懵懂懂地喜欢着:在无穷的宇宙里/找到自己/就像在无穷的自己里/找到宇宙/因为在,所以在/因为爱,所以爱/愿我们永远保持优雅,保持清纯,保持健康,保持热情。

而我,只要有人读、有人看,就继续写、继续拍。不追求“点赞”,不计较“流量”,稿费也不是“发展方向”。然后,和好友们一起感慨,一起醒悟,一起幽默,一起傻笑。

傻笑之余,不忘向各位报告:长期以来,本人一直是天体科普视频的忠实粉丝。我坚信,对宇宙的关切与崇敬,可以督促人类,少点“小我”,多点“大我”,从而减轻和淡化眼前的困难。



映雪对高人

王太生

清人张潮《幽梦影》里有句话,颇可玩味:“赏花宜对佳人,醉月宜对韵人,映雪宜对高人。”

下雪天,一个人坐在屋子里,四周寂寂,雪衬天光,映在格子门扉,或者夜晚一灯如豆,晕染在窗户纸上,外面雪下着,或已停,此时天地高远,总想着一个朋友裹一身雪花而来,在你对面坐下,促膝而谈。

此为人生不可多得之妙境。

诗人白居易下雪天喜欢和人畅饮,除了那首著名的《问刘十九》,还写下过这样的句子,“一盏寒灯云外夜,数杯温酎(zhòu)雪中春”。白居易对雪夜饮酒情有独钟,一到下雪天就想着映雪对高人,呼朋引伴来喝酒。

雪花漫天,明人张岱也喜不自禁,他到湖心赏雪,闲情雅兴与常人不同。烟水苍苍,白雪茫茫,天光水色,一叶扁舟,有一人早已在亭中煮茶。

宋画中,漫天大雪,山路曲折,一亭翼然,有个人坐亭中,在等待他心灵上的朋友。

收集梅花上的雪,煮水烹茶。梅上雪,有独特的香气,茶之禅意,融合在一起,可谓天上人间,清妙绝伦。

映雪对高人,高人是什么?

高人是手足砥砺、趣味相投的朋友。有年岁末,我和写诗的陈老大围炉夜话,外面飘着小雪,我们两个像千年前就认识的人,我住城里,他住城外,顶风冒雪,给我送过年的米酒和蔬菜,我出城郭相迎,赠他书,留在城河边的小餐馆里喝酒聊天。

起风了,树上的黄叶一片一片落下来。那天傍晚,我打电话给陈老大,他在电话那头说,“在徽州呢,一个古村里,发现一棵几百年的乌桕树。伸展的枝桠,庇护村庄,古树炊烟人家,真是太美了!”隔着浩大天幕,恍若看到他背着架相机,深一脚浅一脚走着。他眯着眼抬头看那棵几丈高的大树,叶子落光了,只剩下黑黝黝的树干,他看了好半天还是不愿离开,身后是时光漫漶的粉墙黛瓦。陈老大这人总是很忙,一会儿在古镇,一会儿在古村,总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情。有一次,大雪天到乡下拍残荷,他发现一个宽阔的荷塘,一大片的残荷,折断的枯伞,仍然挺立水面临水照花。残荷的面积太大了,想拍下这虽枯尤荣的气势,他爬到一棵大树上,脚下一滑,差点从树上掉下来。他站在树上,一手抓住粗枝,一手举着相机,拍到他满意的图片。

高人是一味禅茶。唐代诗人司空图这样吟哦雪天喝茶,“中宵茶鼎沸时惊,正是寒窗竹雪明”。雪天,一壶茶在手,独坐沉吟,茶绿醇熟,鼻观生香。茶当然是高物,一叶嫩芽沉浮,可见人间气象,我常在杯中细观几缕新叶,想到一片茶园,高低起伏的江南山岗。

高人是一卷书。闭门夜读,如门晤高人。线装的书,讲的是久远的故事,泛黄的经典;读书如对弈,与高人对弈,一夜风雪,可以读到东方既白。一缕书香,忽远忽近,萦绕鼻息。书是高人,高人是书。

高人是庭中一株树。庭有枇杷,风姿绰约,寒中独自开花,人与树对坐,相看两不厌。枇杷树在冬天叶色青青,枝叶丰沛,使庭院不显得空寂,身影宛若高人,沉吟、思索。或者,是梅树,虬枝盎然,雪裹梅,白里透红,红白相映——甜雪,从视觉上看,雪有一丝清甜。

有雪的夜晚,我在手机上盘点曾经交过的朋友。人到中年以后朋友就像秋天的树叶越来越少,也不知他们都在忙些什么,去了哪儿?由此,就似乎觉得,张潮的那句“映雪宜对高人”,其实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寂寞。把雪天,天地干净,万籁俱静的环境当作一种气质高人,举世皆浊,独爱这方清静。抑或,是在等待一个心灵默契、相谈甚欢的朋友,在这样一个夜晚,踏雪而来,叩门而访,秉烛而谈,寻求一种心灵共鸣。

映雪对高人,应为会友,应为品茗,应为读书,应为庭中树。

当然,高人只可意会,不可语,它还是雪裹红梅的空灵妙境——人在画中,心地悠然。

望春

李昊天
摄